

蘇聯的今天 就是我們的明天

李 川 作



華北人民出版社

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

李 川 作

華 北 人 民 出 版 社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作者以自己赴蘇參觀後的觀感，介紹了偉大社會主義國家當前工農業生產的狀況，宏偉壯麗的城市建設面貌，幸福、愉快、理智地生活着的人民。作者用目睹的事例，生動地說明了今天蘇聯的高度科學成就。爲讓讀者加深對蘇聯的了解，作者又着重介紹了過去一般不常聽到的東西，對大家一般比較熟悉的情況，則盡量簡略了。

書號：3021

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

作 者：	李	川
出版者：	華 北 人 民 出 版 社	
	(北京香餌胡同七十五號)	
發行者：	新	華
	書	店
印刷者：	北 京 日 報 印 刷 二 廠	

1—25,000

一九五四年三月初版

本書25,000字



在莫斯科車站上，人們熱烈歡迎我國赴蘇參觀團

CAJ111805

目 錄

一 把看見的一切告訴祖國人民·····	一
二 蘇聯是一個強大的工業國·····	五
三 偉大的城市建設工程·····	二五
四 農業集體化給蘇聯農民帶來了幸福·····	三三

一 把看見的一切告訴祖國人民

一九五三年的五月裏，我很榮幸地參加了中蘇友好協會赴蘇參觀團。五月二十三日我們從北京出發，在火車裏過了十天十夜，六月一日到了莫斯科。在這裏，我看見了很久盼望看到的紅場、克列姆里宮的鐘，在革命導師列寧、斯大林墓前敬獻了花圈，瀏覽了莫斯科的市容。

我們在蘇聯逗留了五十天，到過列寧格勒、斯大林格勒、明斯克、羅斯托夫和梯比里斯等大小十個城市，參觀了五個重工業的工廠、三個集體農莊、一個國營農場、一個拖拉機站，以及學校、文化宮、博物館、少先宮和圖書館等二十多個。我們還參觀了一些有革命歷史意義的地方，如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時，向冬宮資產階級臨時政府發射第一砲的阿芙樂爾巡洋艦，列寧同志在拉茲里夫車站附近一個湖邊避難的草棚，和寫『國家與革命』等名著時用的『樹根』。還有斯大林同志在哥里城誕生的小房子，以及在他領導下，從事地下宣傳活動的梯比里斯地下印刷所。在這裏，我們受到了深刻的教育，學習了一頁活的聯共黨史。

在五十天的時間裏，我們參觀了五十三個地方，使我印象最深，感動最大的首先是蘇聯人民對中國人民偉大而崇高的友誼。我們一踏上蘇聯國土的第一個車站奧德堡時，就看到了蘇聯對外文化協會的遠東人民共和國部長葉洛菲耶夫同志，他是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年人，代表蘇聯對外文化協會，特地從莫斯科坐飛機來迎接我們。這位可敬的老人，一直陪我們參觀了五十天，走了七萬多里地，最後又送我們出了蘇聯國境。他不僅工作積極認真，而且慈祥的面孔總是微笑着。當我們在深夜熟睡時，他還在餐車裏和幾位蘇聯同志，研究我們第二天的伙食。蘇聯人民對中國人民和毛主席的熱愛，是最使人感動的。他們把我們當做『毛澤東的使者』、『中國人民的代表』來歡迎的。不管到什麼城市、工廠、農莊……總是遇到無數親切的面孔，向我們獻花、握手、擁抱、問候和祝福。我們在斯大林格勒車站時，一位老太太拿着一把鮮花，從人羣裏擠了出來，對我們親切地說：『……這是母親獻給的花，這是母親的心。』隨後她又輕輕地說：『看見你們，就像看見我親生的兒子一樣高興。』這位母親的兒子，曾爲了幫助我國人民的解放，在一九四五年與日本鬼子戰鬥中，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。

蘇聯朋友總是把他們最寶貴的東西拿給我們看，把一切最好的經驗告訴我們，他們說：『在最好的朋友之間，是沒有秘密的。』一天傍晚，我們到『真理報』的『斯大

林」印刷廠參觀時，廠長羅曼齊柯夫同志知道我們晚上還有事情，就急急忙忙領着我們，從這個車間跑到另一個車間，並且向我們解釋說：「你們可別生氣，我領你們跑得這麼快，是爲了讓大家都看些。」列寧格勒的「斯大林」金屬工廠廠長華西里也夫同志，正領着我們參觀時，有人通知他馬上去開會，他立即拒絕說：「再也沒有比招待中國代表團更重要的工作了」，命令改期再開會。我們就是在這樣熱誠無比的幫助下，完成了參觀學習任務的。

蘇聯人民對新中國的熱愛，還表現在他們的生活中。他們強烈地要求介紹新中國，對新中國的一切，都感到極大的興趣。莫斯科東方文化博物館，一年就有十萬人去參觀。蘇聯民間舞蹈團已經成功地演出了「腰鼓舞」，現在正排演「三岔口」和「紅綢舞」。奧布拉茲卓夫同志領導的莫斯科國立中央「木偶」劇院，正在研究以他從中國帶回去的十五箱「木偶」，利用中國故事，來排演中國「木偶戲」。

蘇聯人民對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的世界意義，對中蘇兩國人民的友好團結，認識是十分清楚的。一個普通的蘇聯農民曾對我們說：「當我們聽到中國人民革命勝利了的消息時，我們的高興比你們中國人一點也不弱。你想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，我們蘇聯的周圍是些什麼樣的國家？帝國主義者們，伸着兩隻大爪，總是想侵略我們，滅亡我們，

可是他們的陰謀失敗了。今天，情況大大地不同了。我們有了和各人民民主國家的聯盟，特別是與偉大中國人民的聯盟，我們的敵人就顯得更不可怕了，它們在我們和平陣營的面前，就顯得更加渺小了。」

我們在梯比里斯逗留期間，有一次在「斯大林」文化休息公園的宴會上，一位蘇聯同志說：「毛澤東是我們最偉大的朋友，雖然我們的語言不同，許多話都得經過翻譯，但是毛澤東三個字，用不着翻譯就可以領會他的意思。毛澤東就是和平，毛澤東就是幸福，毛澤東就是繁榮，毛澤東就是勝利……」我們的友誼爲什麼會這樣鞏固，這樣深厚、偉大呢？這是因爲我們中蘇兩國人民所走的道路是相同的，目的是一致的。因此，我們的友誼是牢不可破的。

當火車從莫斯科出發，沿着西伯利亞大鐵道，向我們偉大祖國奔馳時，我的心就開始了劇烈的跳動。我想：回到祖國後，如何傳達偉大的蘇聯人民對於中國人民的熱愛和關懷呢！想來想去，最後想到向祖國人民介紹一下蘇聯的工廠、城市建設和集體農莊的一些情況，這對了解社會主義是個啥樣子，是有很大好處的。那末，就讓我從工廠先說起吧！

二 蘇聯是一個強大的工業國

我們參觀的五個重工業的工廠是：莫斯科的「奧爾忠尼啓則」車牀製造廠、列寧格勒的「斯大林」金屬工廠、明斯克汽車製造廠、新塔吉爾冶金工廠和烏拉爾重型機器製造廠。在這些工廠裏，我看到了蘇聯在高度技術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重工業，看到了努力建設共產主義社會的人們——工人階級，正在忘我地勞動着，看到了蘇聯共產黨和政府，對勞動人民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熱愛，看到了社會主義國家的自由、幸福和美滿愉快的生活。我雖是一個工業上的門外漢，但看了這五個工廠後，使我看見了我們的明天。

我們看完這幾個大工廠後，有一個共同的感覺，那就是工廠的個大、規模大和產品大，主要生產過程都機械化和自動化了。以烏拉爾重型機器製造廠來說吧，廠址東西長十四里，南北爲八里，周圍計算起來，就是四十四華里。據說北京的內城周圍才四十華里。這一個工廠比它還大四華里，這是多麼巨大的工廠呀！但這樣的工廠，在全蘇聯說起來，還不算最大的。

從廠內的產品來看，更使人驚奇。莫斯科「奧爾忠尼啓則」車牀製造廠，專門生產

各種自動化和半自動化的車牀。如該廠生產的一種半自動化的巨型「萬能」車牀，重二百六十三噸（一噸是兩千斤）、十公尺長、十公尺寬、十六公尺高。明斯克汽車製造廠產三種汽車，一種是載重六噸的，一種是載重七噸的，還有一種是載重二十五噸的自卸大卡車。汽車穀轆（輪子）就有一人多高。烏拉爾重型機器製造廠所產的自動步行掘土機，重一千四百噸。當時我們合計了一下，如果用載重二十噸的火車皮來拉這架機器，得用七十個火車皮。掘土機的長臂，有六十五公尺長，掘土的斗子，一下掘二十立方公尺土，就是說一下能掘三十八噸到四十噸土。但是土掘出後再運到一邊去，動作這麼一次，只不過用一分鐘左右的時間。掘土的斗子裏，勝利牌的臥車可以駛進駛出。我們二十多個同志站在裏邊，還拍了一張照片。關於掘土機上的支撐板，有這樣一個故事：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，有一個交響樂隊到廠內來參觀時，要在車間裏給工人演出。可是車間裏到處都是機器。沒有一個舞台，交響樂隊就自己尋找，結果找到了這個傢伙——掘土機的支撐板。六十個人帶着六十副樂器，把這傢伙當做一個舞台演出，你看這個機器有多大。這是世界上最大的掘土機，要六個機械師和一個工程師掌握開動，需要的電量是四千瓩，相當一個中等城市的用電量，這樣的巨型掘土機，可以代替一萬四、五千個工人的工作。「斯大林」金屬工廠專門生產蒸汽和水力透平機。它所造的蒸汽透平機，

發電能力是十五萬瓩，由高壓、中壓和低壓三部構成。它比資本主義國家最大透平機的發電能力，還超過三萬瓩，是世界上最大的蒸汽透平機，每年能給國家節約二十萬噸煤。水力透平機的發電能力是十二萬瓩，自重一千六百噸，機器上的一根軸，就有一百噸重。一個鉚釘重二百四十斤，小伙子們都搬不動它。現在又設計出來了一種蒸汽透平機，發電能力是二十五萬瓩。從這裏我們可以知道，蘇聯在工業技術方面，早已遠遠地超過所有資本主義的國家了。爲了說明蘇聯工業技術的飛快發展，現在再舉一個例子：在十月革命以前的俄國，把所有的發電站加在一起，發電能力才四十萬零四千瓩，而現在所製的蒸汽透平機，有三個就超過以前的發電能力了。

這幾座大工廠的產品是這樣大，可以想見廠內規模巨大的程度，已經到了何等地步。但是這裏的工人，沒有繁重的體力勞動，就好像坐在辦公室裏一樣，只要看看自動指示的儀器，按按電鈕，就可以操縱複雜的生產過程了。我們在『斯大林』金屬工廠，看到一個兩人操縱的銼牀，正爲古比雪夫水電站加工一根一百噸重的軸，他們工作的情形，就好像我們玩一根小木棍一樣玲巧容易。烏拉爾重型機器製造廠的翻砂車間裏，用自動化的機器製做五、六十噸重的砂型，五分鐘就做成了。新塔吉爾冶金工廠的高爐、平爐和軋鋼車間，更是一個機械化和自動化的好例子。這個工廠的高爐，六十六公尺高，

一晝夜可出銑鐵兩千噸。由於生產過程的全部自動化，所以管理一座高爐，只有十三個人就行了。我們通過鐵梯子，上到相當三層樓高的地方，見機器操縱室內，只有兩三個工人。室內是十分整潔漂亮的，一個長方形的玻璃桌面的辦公桌，旁邊放着半圓形的大皮轉椅，室內的牆壁上，裝有氣壓表、熱度表、瓦斯表、紅綠燈及各種自動記錄儀器，工人們通過這些儀器，來操縱整個生產過程。

自動化的平爐，每次出鋼錠三百七十噸，裝銑鐵的罐子，可容一千三百噸，罐的兩隻吊斗各重二百噸，平爐門前是一條長長的鐵路。我們看到一個電動機車，把數十輛裝滿廢鐵的斗車，拉到平爐車間之後，一頓，就擺在平爐前的鐵道上了。這時一個管裝料的工人，開着一架能前後左右轉動的機器，就開始裝料了。裝料的情形是這樣：在裝料機器的前邊，有一長長的鐵桿，桿前有一鉗形的傢伙。工人把機器一開，這個鉗形的傢伙，就把斗車咬住了，一翻，一斗車東西就叩在了門前，這時工人把機器向前一開，一推，就把一斗車廢鐵，推到平爐裏去了。工人把機器撤出來以後，又用大鐵桿向外一撥，空車就撥到一邊去了。這時又撤過一個車皮來，照樣一翻、一推、一撥又是一車皮。這個工人掌握着這架裝料機，裝滿了所有的平爐。平爐煉鋼的生產，採用最先進的爐前化驗方法，把化驗的結果用電報報告，工長不出辦公室，每十分鐘得到一次電報，就可掌握生產。

談到這裏的軋鋼車間，簡直像一座大工廠。它將平爐所煉的鋼，經過壓軋的機器，製成各種鋼材出廠，但是，整個車間才十八個人。我們看到軋鋼的情形是這樣：在車間的隔壁，是一個又長又敞的大廳，裏面安有很多台發電機，其中有一台能頂七千五百匹馬力。軋鋼車間的地上不能走人，滿是裝着自動化的滾軸傳送帶。操縱機器的工人，是在空中的一個小玻璃房子裏，裏面還裝有各種電鈕。這個工人像指揮員一樣，可以自由指揮着鋼塊，前後左右走動。我們看到五噸到七噸的鋼錠，經過加熱以後，送到九百噸重的斬斷機裏，切成大、中、小各種類型。只見赤紅的鋼塊，在傳送帶上來回飛馳，經過幾次軋製，一根根的鋼軌，像火蛇一樣竄來竄去，只要經過冷卻、矯正和加工就可以出廠了。現在，蘇聯在鋼鐵生產方面的自動化，早已超過了美國，居於世界第一位。在蘇聯，百分之九十五的鐵，是通過自動化的平爐冶煉出來的，百分之八十七的鋼，是通過自動化的平爐煉成的。在美國，一座平爐的容量在二百噸以上的，佔百分之十二，而在蘇聯則佔百分之三十六，比美國多了兩倍。

在莫斯科『奧爾忠尼啓則』車牀製造廠，有一個最完善的測驗室，測微器的精密，可以測到一根頭髮的七十分之一，即千分之一極。這裏還有一種電氣加熱的機器，電量是八十瓩，電流是三十萬分之一秒，一塊鋼鐵放上去加熱，七秒鐘就紅了。但是，人的

手只要不碰到它，那怕離着它只有半分遠，一點也不覺熱。他們說，這種機器專門降鋼降鐵，既省電，又安全，真是一架奇妙的機器。

明斯克汽車製造廠的萬能鑽眼機，一次就可鑽成大小不同、深度不一的十四到二十個眼。像載重二十五噸的自卸卡車，在這裏製造是極其容易的事。廠長領我們看了看裝配車間的情形：在一個約有三百公尺長的傳送帶上，有無數個裝配小組，按照工序散佈在傳送帶的兩旁，第一組工人，把梁架裝在傳送帶上後，他們就不管了，接着裝第二個梁架。自動傳送帶拖着梁架，慢慢地向前走去，這時第二組工人一見到梁架，就開始裝配壓包，接着三組、四組的工人，就開始裝配弓子、發電機座、輪托、發電機、輪胎、司機室、車廂……以至出廠，在每個工序上，停留的時間不等，有三分鐘，也有七、八分鐘的。自動傳送帶的前方，就是這個車間的大門，在傳送帶的頂端，專門有一組工人開汽車。當汽車到了傳送帶的頂端，也就裝配好了，這時司機工人一試，如果裝配的好也就開走了。你如果站在門口看的話，每隔三、五分鐘，就開出一輛汽車去。我們看到開走第一輛汽車的工人還沒回來，第二輛汽車就又開走了。

機械化、自動化給工人們創造了愉快的勞動條件，不僅機器代替了笨重的體力勞動，也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和降低了成本。如莫斯科『奧爾忠尼啓則』車牀製造廠自動車

牀的生產率，比普通車牀的生產率，提高了五倍到十一倍。他們自動車牀上的刀具，最近採用了新發明的化學泥刀，它比鋼還硬，質量還高，但它比鋼的價錢，却便宜了一百倍。烏拉爾重型機器製造廠過去製造掘土機，需要二百人花兩個月的時間才能完成，現在有六十個人，用二十天的時間就行了。新塔吉爾冶金工廠的黑色金屬生產率的提高，更是一個有力的證明，如果一九四六年銑鐵、鋼錠、鋼材的生產是一百的話，則一九五三年銑鐵的生產是二百二十五點二，鋼錠是六百一十四點六，鋼材是一千零七十一點八。

蘇聯工業技術，在世界上是頭等的，但是蘇聯的工人、工程師和科學家們，並不滿足既有的成就，他們正在爲着人類最美好的將來——共產主義社會而奮鬥着。一位蘇聯同志告訴我們說，大自然界是十分豐富的，什麼都有。空中有的是電，人身上也有電，雖然人身上的電是很少的，但是如果我們能將空中的電和人身上的電，集攆得來用於生產，將來煉鋼煉鐵，那够多麼好啊！這種美好的理想，在蘇聯人民的苦心鑽研下，已獲得了初步的成就。

在我們參觀的時候，曾看到過兩種奇妙的機器，現在從它的操作上來介紹一下。這架機器，同樣有很多輪子，不同的地方是有一個像桌子樣的鐵架子，上面有一厚厚的玻璃桌面，它用很小的電力發動後，大輪子就慢慢地轉起來，當你想叫它轉的快的時候，

你的手從玻璃桌面的上空下落，那輪子就轉的快了，你要想叫它加快，手就繼續向下落，當你的手離那桌面有一尺來高的時候，那輪子就轉成一個白點了，你要再叫它快，手就一直向下落，要想叫它慢，手就慢慢向上抬，輪子也就轉的慢了。它還有一個特點，就是你的手偏左邊放，輪子就向左邊轉，你偏右邊放，輪子就向右邊轉。管理這架機器的蘇聯同志說，這是利用人身上電的感應作用。

另一架機器是一系列擺着的自動化車牀，放上一塊鐵，它可自動工作幾道手續，就變為成品了。在這機器的一邊，安着一個電燈，就像我們演劇時用的聚光燈一樣，另一邊安着一個玻璃鏡子，燈射出去的光，像一條白綫，正好射到那個玻璃鏡子上，要想開動這架機器，只要用手碰一下燈光，機器就嘩嘩地轉動起來了。管理這架機器的那個蘇聯同志，只給我們介紹了機器的作用，沒有說怎樣開動。當時他說，你們來一個同志，開動一下這個機器，我們回答不會開時，他指着一個地方說，只要把那裏一摸，機器就動了。當時我們走過去一個同志，剛一抬手要摸他指的那個地方時，機器嘩嘩地就開動起來了。我們過去的那個同志，不知道是怎麼回事，機器一響，猛的使他吃了一驚。我們都笑了，蘇聯同志也笑了，這時他才告訴我們說：開動這架機器，用不着手去摸，只要一碰那燈光，機器就開動起來了。